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现状、趋势与风险管理 专题研讨会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2016年7月23日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现状、趋势与风险管理 专题研讨会

李扬：

欢迎各位来到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参加这个研讨会。在座的很多是老朋友，但大部分则是第一次来这个新地方。无论新老朋友，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同我们合作。

今天我们的会议主题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现状、趋势与风险管理”。它的重要性不用多说。好几年以来，中国的债务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最近这几年，国外唱空中国经济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债务问题日益突出。这个问题在今年更加凸显，大概今年4月份的时候，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的评级，有的是降了级，有的是降级加负面，原因也都源自债务。

对于我们这种拥有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的经济体来说，债务可能始终是一个问题。因为，经济发展需要动员和配置资金，而通过间接融资体系来媒介储蓄/投资，融资中的相当部分要形成筹资者的债务，这是与生俱来的。如果经济成长的速度比较快，债务问题会不那么突出。这是因为，我们是以GDP作为分母来算杠杆率的，当分母GDP非常快速扩张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不怕债务的增加。但是，只要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债务问题就立刻凸显，水落石出。关于这个问题，我最近一直在基于我们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框架做些研究。前两天，我在经济日报上发了3000多字的一篇文章。对于此类问题，我是在不断地说，同时也在不断地修正，不断地进行精细化。经济日报的这篇应当说反映的是我

李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理事长

樊志刚

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
研究所副所长

最新的一些成果，最新的看法，特别是关于债务可持续性的一些探讨，过去没有分析过。

我觉得，中国的债务问题肯定不像国外研究者渲染的那样，马上就会让我们遭遇灭顶之灾，远不至于到达这个程度。在那篇文章中，我列举了几个方面的体制性原因。

首先，对于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而言，最令我们担心的还是流动性风险，而不可清偿的风险相对来说危害性要小一些，间接一些。由于间接融资为主，大家的储蓄没有其他去处，所以，总还是有源源不断的资金进入各类金融机构，从而使得资产负债表得以维系，因此，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问题还不会一下子凸显。尤其是，中国央行和其他国家央行相比，现在显然还有较大的腾挪空间。虽然我们实际上也一直在进行量宽操作，但比起很多国家来说，我们还是不那么“宽”，从而还是留下来较大的操作空间。不久前，我们分析了我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占 GDP 的比重，看到的事实是，这几年，该比重已经在下降，不像美国和欧洲等，仍然还在上升。这就是我们这轮市场改革和宏观调控的空间。

其次，实体经济的状况。以上我们是在金融层面上讨论问题，但是，真正制约金融活动、特别是决定其对经济产生影响的，还是实体经济的状况。大家知道，宏观上，决定实体经济平衡状况的主要变量就是储蓄/投资的关系。具体说到债务，讨论是否会出现危机，说到底还是要看储蓄能否充分地支持投资。中国是一个储蓄率非常高的国家，去年已经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 47% 的高水平，前几年一直是百分之五十几。从定义上说，所谓储蓄，就是国民收入中未消费部分。大家挣了钱，只消费一半，然后另外一半都储蓄了。在中国，因为储蓄只有非常窄的运用渠道，多数只能放在银行里，形成银行资金来源，这就为其资产调整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缓冲器。当然，中国储蓄的使用中存在浪费以及低效率的问题，有很多体制、机制的原因，长期来说都需要解决，但短时间还不会形成危机。

中国的问题是另外一类的问题，我们现在最怕的问题是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可能会导致旧体制复归。比如说，在处理不良资产的过程中，债转股等会使

得旧体制中的非常恶劣的经营思想得以死灰复燃、甚至发扬光大，会使得几十年国企改革成果毁于一旦。最近，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类似的话，很怕因处置不良资产而回到了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目前，国企的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所以，关于处置不良资产、降杠杆问题，我提了五项原则。

第一，要和国企改革密切结合，处置不良债务、降杠杆一定要同时推进企业改革，推动那些杠杆率高，不良债务多的企业进行彻底改革。如果处置不良资产不能产生推进企业改革的结果，换不回来一个新的体制、机制，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第二，国企和民企要同等对待。有人说，处置不良资产目标的对象都是国企。中国发展到今天，民企的资产占全国企业的百分之七十多，就业占比更多，民企已经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了。到今天还有所有制的歧视，这应该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像债转股这样有好处的事情，一定不能有所有制的歧视。

第三，一定要在法制的框架下展开，做到于法有据。到今天还靠一纸文件、一个电话、一个指示来推行这么大的事情，其实是一个体制、机制的问题，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改变，必须有法律根据。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问题，相比过去，有一个很大的推进。有很多问题是没有现成的法，但是必须走法律程序，也就是我们的立法机关——全国人大授权某些行政部门可以执行或者不执行某些现行法律，可以进行探讨。我们所有的改革探讨，必须是由立法机关授权的。很多研究者不太注意，其实这是四中全会跟以前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所有的事情必须是于法有据的。像我们这一代人有句口头禅，改革就是违法，就是因为体制、机制不合理，才改它的。确实，在实际执行中，这种状况很突出。但人们普遍忧虑，如此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有法制社会？在我们这里，改革可能成为公然违法的口实，这是不行的。所以四中全会最主要的推进就是所有事情要于法有据，要经过立法机构的授权。第一个案例就是自贸区，在自贸区推进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有二个法在那里暂时不实施，特别是涉及到外资的。这是我们之前在推进改革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总之，下一步在推进不良资产处置时，必须遵循法律，不能倒退。

第四，市场化的原则。到今天了，如果不遵循市场化的原则，靠开个会就大规模行动，那是不可行的，尤其是现在，涉及到的无论是债权方还是债务方，很多是上市公司。如果不按市场规则办事，我们整个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就会付诸东流水。这个不是耸人听闻，在中国，一下子回到解放前是很容易的，最近这几年有些事情不用多说，倒退非常容易，旧体制的这种力量还是非常强的。

第五，要和我们建设开放型国家的方向一致。三中全会会有很多亮点，提出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就是其中之一。多年来，我们的改革方向从简单的开放到建成开放型经济体，其间经历了若干个很大的跳跃。简单地说开放，就是我们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根据自己政策的立场，按照国内的法律、法规来控制阀门，开不开，开多少，自己控制。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就是要按照国际规则全面重塑我们的体制机制，当然，我们要尽我们所能去塑造这个规则。但是，不管怎么说，是国际规则，我们是和国际规则相一致的。不像过去那样，开了以后如果不行就关，这种事如果建成开放型国家是不允许的。我们知道，这一轮，中国要大规模处置不良资产以及大量的企业。很多外国投资者非常关注，他们的这种关注，不是看笑话，而是在做生意。很多东西在中国人手里可能不值钱，但如果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的话，也可能就很有价值。也就是说，参与中国不良资产处置的投资者，很多是外国投资者，他们也在看我们的一些举措。如果是建设开放型国家为目标来进行这一轮不良资产处置的话，那么，履行国际规则，依据法制化、市场化原则来行事，就是不言自明的，透明度、公平、公正的交易等等，也应该是毫无问题的。

如果能遵循这些原则来处置的话，这一轮处理不良资产就会成为中国经济迈向新台阶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我们坚持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成果，包括法制、市场、全球化，同时，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把过去四十年来积累下的很多无效率的企业、事业、市场等等进行了处置。如此，未来中国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希望。因此，我觉得对这个事情要非常的关注。当然，我说的不良资产是一个比较宽的口径，因为这一轮的不良资产跟上世纪末的相比，在范围上已大大扩展了。在上个世纪末，中国的不良资产基本在银行——所谓NPL，这一轮除

了NPL以外，还有债券市场上的违约债券，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曾在这个会议室中讨论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大黑洞，就是影子银行。

对于市场上的债券违约问题，我看资料显示今年违约大概涉及到30多个企业，大概300多亿，虽然数字不是很大，但是它对市场的震动很大。还有现在我们都不敢碰的影子银行体系，例如P2P，那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事，水很深。因此，这一轮的事情应该更复杂。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研究机构、一个国家智库，要不遗余力地呼吁遵循法治原则、市场化原则、国际化的原则，把这件事做好。应当说，即便有再多的问题，我们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处在比较有利的地位上，设想，如今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像我们这样，有如此宽广的调整空间呢？这种弹性、这种韧性是确实实存在的，但是，千万不能浪费这手好牌。

今天的会议，是我们银行中心重组后的第一次登台。银行研究中心以前就有，一直在金融所下面工作，但时断时续，再加上众所周知的原因，近年来活动越来越少。现在，趁着建设国家级智库的东风，我们把关于银行问题的研究重整一下，我们参与的人员、目标、项目确认的方法以及成果的形式和成果的推送办法等等，和过去都有一些较大的变化。我听曾刚说，今天来的都是我们银行研究中心的积极参与者，我代表实验室对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希望我们搭的平台有足够的吸引力，大家可以在上面施展才华。

我先说这么多，下面，我们的会议正式开始。首先请樊志刚，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首先说明一下，今天是个闭门会，即便是闭门的，我们也会以适当的方式把我们的成果公诸于世，供大家参考。既然是闭门的，就请大家畅所欲言。有请樊志刚。

樊志刚：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这次座谈，谢谢李扬院长。刚才李院长讲的关于不良债务的问题，很受启发。这次讨论银行不良贷款的问题，我想围绕当前银行不良贷款的形式和出路，谈一点个人的看法。确实如李院长所说，一个问

题引起方方面面的重视，而且近几年屡屡引起国内外市场的高度关注。早几年，包括惠誉等这些评级公司，已经盯上中国的不良贷款问题，曾经据说指出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会成为中国银行危机的导火索，也曾经预判 2013 年在中国会出现银行危机。我们在工商银行的研究所，在 2012 年的时候，写过一篇很大的文章，发在《金融时报》上，驳斥惠誉的这样一种观点。已经几年过去了，尽管外界高度关注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问题，而且屡屡发出惊人之言，但是中国银行业还在健康的发展。所以，这就成为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围着这个，我想简单从三个方面谈一点个人的看法。第一是怎么样？第二是怎么看？第三是怎么办？

关于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第一个是怎么样？

首先，从 2012、2013 年开始，整体趋势由双降变为双升。这确实是一个事实，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确确实实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到目前 6 月末，根据银监会统计的材料，整个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已超过 2 万亿，不良率达到 1.81%，1.81%跟过去比，还是有很大的提升。这是目前的一种现状。

第二，不良贷款结构性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点是从行业结构来讲，实际上整个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行业特点是很明显的，基本上都集中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这两个领域，实际上大家真正担忧的很多行业不良率不是特别高，比如说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等等不良率整体还是处于最低的领域。另外就是过剩产能的问题，实际上现在从我们所掌握的，包括工商银行自身的材料上看，过剩产能对不良贷款的影响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最重要的过剩行业，比如钢铁，工商银行在钢铁行业的不良贷率是非常低的。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去年的数据，不良率只有 0.92%，在整个行业还是比较低的这样一个领域。另外一个区域特点，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这样一些发达地区。但是现在，已经开始逐渐向产能过剩、重化工业比较集中的一些地区开始转移。这是结构性的特点。这就是当前，整个银行业不良贷款的基本状况。

第二个是怎么看？

首先，大家对于上述的数据，很多方面老是觉得数据不准确，不能准确反映中国银行业不良的这种状况。我们怎么看呢？虽然数据不是百分之百准确，

但是应该能够反映现在银行不良贷款的基本状况。为什么这样说呢？下面的一些机构可能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对不良贷款的统计处理方面做了调整，但整体上还是能够反映各个银行基本的不良贷款的状况。现在银行本身对于不良贷款的管理比较严格，作为自己来讲，从总体上应该说对于不良贷款没有进行大规模数据隐瞒的必要。另外，对于上市银行，基本上都是由国际最有名的会计事务所做外部审计，关于不良，他们也都做专门的审计。所以说，从多方面讲可以反映银行不良贷款的真实状况。

第二个是现有的水平高不高呢？已经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引起国际上的担忧。我们前面的结论基本上反映了这种状况，我们认为现有的水平不是很高的。一个是说，当然这个比较极端了，跟我们股改上市之前那个时候比，跟大家都说国有银行已经技术性破产的时候比，这个数据简直是微不足道。那个时候，普遍都在 20%以上，个别甚至超过 40%。现在应该说效益不太好，但银行还是站的很稳。所以，纵向比较应该说是中不高的。如果没有说服力，那就横向比较。就目前来讲，现有的中国银行的不良率也是中不高的。我们找了一些数据，这已经是西方主要银行在金融危机以后经过不断调整、不断消化之后，不良贷款状况已经有了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来比较的。2015 年末，主要银行最好的是摩根大通的 0.77%，最高的是法国巴黎银行，高达 5.82%。另外，大家觉得汇丰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银行，去年年末，它的不良率是 2.3%。我们中国银行的平均水平是 1.81%，这是 6 月末的数据。当然各个银行是有差别，有超过 2%，也有零点几的。所以，比较之后，我们认为这个数不是特别的高。

再一个就是风险可控不可控？一般在谈到不良贷款时，一般要加上风险是可控的。到底风险可控不可控，我们觉得应该有个标准，就是衡量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应该涉及宏观和微观。微观来讲，风险可控，不良本身不足以影响这家银行正常持续的经营下去。宏观来讲，银行业的不良不足以导致整个金融甚至是整个经济出现比较大的系统性风险，那么这个风险就是可控的。因此，我们认为，风险可控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

支持风险可控的结论，我们还有很多现实的支持性因素。确实确实，不良贷款的总量相对于 100 万亿以上的贷款规模毕竟是非常小的，两三万亿的不良，听起来很大，但是和总的贷款规模比，还是非常小的数。这个数量有限，不良

率还是比较低的。第二个，现在银行的拨备是非常充足的。虽然现在随着不良的逐渐增加，拨备率在下降。由于在这一过程中，很多拨备已经用于处置不良贷款，比例有所降低，但是拨备的规模还是很大的，覆盖不良贷款完全是绰绰有余。另外，现在由于前几年银行的快速发展，积累的家底还是比较丰厚的。到目前为止，以工行为例，一年赚的净利润，将近3000亿，去年2770亿，今年肯定会突破2800亿，所以，利润还是比较充裕，为处置不良贷款提供一个非常有效的条件。第三，现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很高，资本是比较充裕的。第四，中国经济虽然在下行，但依然保持6%以上的增长，基本上也不太可能真正走到危机的状况，这样就可以为银行不良的稳定和处置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最后，趋势会不会改变呢？我们觉得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双升的趋势，在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中高速，特别是大规模的结构性的调整、过剩产能的处置，这些都会导致不良贷款的增加。所以说，不良贷款在未来几年仍然有提升的趋势。但是我们觉得提升的幅度和速度不会突然转向加速的过程。

第三个是怎么办？

首先，尽管我们说是风险可控，不要过度炒作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但是对于不良贷款的问题还是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为什么呢？一个是它确实不断的影响市场的预期，对市场的预期起到负面的作用，不利于银行业及整个经济增长的信心。第二，在当前经济处于下行、整个国家宏观调控的链条中需要商业银行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不良率的不断攀升，在严重制约着商业银行响应政策、支持经济的能力。因为不良在攀升，银行肯定在信贷等方面将更加审慎，准入更加严格。另外，不良贷款的攀升，会影响商业银行本身利润的增长，而利润是商业银行补充资本最主要的来源，所以说，它会影响到支持实体经济。比如说，现在商业银行，特别是几大银行，现在基本是微增长，甚至是零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拨备计提不断的增加，导致净利润的减少，这个起码影响几个点。如果没有拨备的增加，保持6%、7%的增长完全是有可能的，现在由于拨备的增加，导致净利润的增长只能维持在一个微增长这样一个状况，也限制了银行自身的发展。

对策主要分三个方面：去旧，堵新，防未来。去旧，主要是解决存量，商业银行主要从三种方式来解决：现金清收、重组、核销，分别在三个方面有不同的处置方式。现金清收，现在主要采用批量转让的方式。在存量的处置过程当中，当前亟需解决这样几个问题，途径太少，现在以批量转让为主，而批量转让的对象现在也比较固定，比较少，比如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另外还有地方成立的十来家资产管理公司。所以说随着不良资产的增加，银行在批量转让的市场上，越来越成为一个劣势，处置的回收率在不断的降低，这个是由不良贷款本身的内在质量决定的，和资产管理公司在谈判中越来越处于优势相关的。所以，刚才李院长也讲到了，建议开放民资等等，让更多的资本参与进来，来处置这样一个不良贷款。一方面增加了处置途径，同时也为民资分享不良资产处置这块儿蛋糕提供条件。另外还要创新一些处置方式，比如证券化等。特别是利用重组来处置不良贷款也是相对有效的。

堵新，就是要堵住新发生，防止现在的裂变。现在除了已经转为不良的以外，还有大量的逾期，剪刀差也有相当大的规模，大概几千亿，也就是逾期还没有被计为不良的，所以要防止这一部分向不良的转化。

最重要的还在于要防止未来继续攀升。其中重要的是商业银行要尽快的建立一个新的风险管理体制，原来的风险管理体制是适应于10年高速增长黄金时代的情况，在新常态下，出现新的情况，已经远远不适应。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风险管理体制的话，也不会有利于不良资产的处置。